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潇湘风云

(上)



当代世界出版社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潇湘风云 (上)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埔将帅 / 陈锡增编.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1

ISBN 7-80115-170-4

I. 黄… II. 陈… III. 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9130 号

黄埔将帅

血雨腥风篇——潇湘风云 (上)

主编 陈锡增 廖隐邨

*

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 字数: 41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80115-170-4/K · 46

定价: 478.00 元

1 三湘四水源头 滚滚汇入长江

颂公踏上军旅生涯

长沙和平解放，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光辉篇章之一，同时也是程潜倍受毛泽东礼遇的根本缘由所在。

人们或许要问，程潜作为国民党的元老，缘何要在长沙城头高举义旗，由三湘四水的“家长”，跃变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掘墓人？

事实上，透过程潜的人生抱负、曲折经历，特别是同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各主要派系间的严重分歧和日趋尖锐的斗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正如三湘四水尽管源头各异，流向有别，且千回百折，但却毕竟汇入长江，东流到海一样，程潜亲率三湘国民党军政人员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既有牢固的思想基础，又是唯一正确的人生抉择。

程潜之所以最终站到了人民的一边，从根本上说，是与他早已立定的救国救民之志密不可分。

程潜，名月如，字颂云。1882年3月31日（光绪8年壬午2月13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北乡长连冲的一个农民家庭。相传在他出生的前一天晚上，他的母亲钟氏梦见天上的一轮明月徐徐下落，恰好坠入床前摇篮之中，次日便生下了程潜。因感于“日月入室得贵子”的梦兆，故取名“月如”。

据1948年（民国37年）醴陵县志记载：“惟考醴陵建县于东汉，县志自同治十修以还，距今已历70余载。就国家政体言，由帝王专

制，进入民主；就国家沿革言，逊清既屋，民国肇兴。此数十年间，历史演进，吾醴陵实握其机运焉。盖咸、同以后，清政府腐败不可为。程公颂云先生，以儒生习兵事，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号召三湘子弟，推翻异族，肇造民国。邑人受颂云熏陶，参与革命者：刘建藩、何云樵、刘恢先、陶思安、刘为章、陈明仁、邓文仪诸公以下，位至将官者数百余人。其间成功成仁，莫不于开国史上占有光辉灿烂之一页，猗嗟昌兮！……一贯道统，周濂溪、王船山、曾文正而后，继之者其惟程公。今国事盖艰，民族危机间不容发。程公以元老出守湘赣，示公诚为天下倡。至中至正，至大至刚，一身系国家安危，时艰任重，又岂濂溪、船山、文正诸先贤所能比拟哉？”

尽管醴陵县志中的这段文字形成于蒋介石反动政权尚未被彻底推翻的背景之下，且没能述及共产党内出自醴陵县境的诸多杰出人物，但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程潜的宏大抱负和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反映了他在三湘四水的特殊声望。

有道是：“宝剑锋从磨砺起，梅花香自苦寒来”。程潜的抱负、才智和胆识，是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休戚相关的。程家世代以耕田为业。程潜父亲程若凤，母亲钟氏，生有3子2女，程潜最小。又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程潜家乡的经济日趋凋零，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同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一样，程潜幼时的家境甚为贫寒，程潜的父母终年勤劳耕作、纺织和操劳，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可是，正如“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反遇当头浪”。程若凤迫于生计，倾其家资且东借西凑，与他人共同收购茶叶，运往湘潭销售，以期增加一点收入。然却受人欺骗，以致万般无奈，诉讼官司。更有甚者，“八字衙门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程若凤一无衙门背景，二无银两打点。其结果，有理无处诉，讼事告失败，经济亏累更加严重。由此，程若凤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朝中有人好做官，若不知书识理，难免与做官无缘；若不得个一官半职，则必然受人欺凌。基于这种朴素的认识，程若凤夫妇反复告诫程潜兄弟，要以耕田继承祖业，以读书振起家声。

程若凤望子成龙心切。他们一面累死累活地劳作，一面省吃俭用，想方设法让儿子读书深造，以求功成名遂，荣耀门庭。先后把程

潜的两位兄长都送进了学堂，但却由于各种原因，学业无成，只好随父继续耕作。

程潜9岁时，两个哥哥已长大成人，加上父母精打细算，家境稍见宽裕，因而被送到一位同宗前辈程寿峰先生处从师受业，习读《四书》、《五经》等乡塾课本。程潜资质聪敏，学业日进。不到两年功夫，寿峰先生便认定，程潜“现在已是青胜于蓝，明年应另择高明，免得贻误他的终身”。

1893年，程潜改从同宗前辈晓峰师受业。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程潜听了晓峰师讲述北洋海军覆没，腐败无能的政府当局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等重大时事后，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救国言之有理，因而抱定救国救民的决心，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与此同时，程潜更加关心国家、军队方面的事务，并对农民生活疾苦的根源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1895年，程潜的家乡遭受严重旱灾，不少农民拜神求雨，而地方劣绅却借神惑众，敛财肥己。目睹田中禾苗枯槁的惨景，程潜伤心落泪，他既怨苍天无情，更恨士绅无耻，因而对着老师和同学们叹道：“天公不作美，士绅专作孽，百姓尽遭殃，呜呼哀哉！”

程潜很快成了程晓峰经馆的高材生。1896年，程晓峰便告诉程潜：“可以及锋而试，不难一鸣惊人。”同年6月，程潜由浏阳乘船赴省城长沙应考院试，同船应试学生张某见他年少，便出“浏水同舟，偶合营台列宿”的上联，要他属对。程潜则即时作对：“青云得路，高折桂林一枝。”同舟之人，莫不赞赏他的才思敏捷。至11月，程潜改从湘潭赵壁先生受业，攻读经史子文。

赵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程潜则虚心领教，听从良师教诲，进步很快。一年后，赋诗作文，都能援笔立就。更为可贵的是，此时的程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读书不能一味泥古。古时情状不同于今，泥古者绝不能致用，但也不能反古，今日一切事物由古演进而来。反古者，如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不能有成。”程潜从赵先生受业期间，认识了赵家聘请的教师朱性存。朱工诗词，善言谈，与程潜友谊甚笃。程潜受其影响，习作五古诗，终至一生酷爱五古，留下数百篇诗词。其诗古朴苍劲，雄健豪迈，以诗叙史，气魄宏大，曾被章

士钊等文坛名士誉为“一代钟吕之音”。

1898年6月，程潜随赵师再次赴省城应试，考取了秀才。

程潜科场得意之际，正值“反日维新”失败之时。当他由赵师介绍，结识了关注国家时事的学者曹毅先生，并得知“戊戌政变”的真相以及发生政变的原因之后，他的爱国之心与日俱增。认为中国大势日见危亡，非有一种大变革，不足以振起人心；救亡之道，必须废科举而兴学堂。为了实现这种大的变革，程潜排除干扰，潜心苦读，以便有朝一日能像谭嗣同那样报效自己的国家。

1899年春，程潜来到省城，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不久，他便发现：“书院学制如此简单，不能造就出类拔萃之才。”同时，他又认为，如能住院进修，必能增加学问。因此，他于1900年2月考取了岳麓书院的正课生。

作为一个穷秀才，程潜坚持在岳麓书院住宿学习，当然不能不期望金榜题名，出人头地。但是，“庚子之乱”后，特别是1901年，清政府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日、俄、荷11国公使签定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中国的领土主权进一步丧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偌大的文明古国，正在遭受列强的宰割，亡国的危险与日俱增，人们到了难于忍受的地步，清政府居然一一顺从。对此，程潜如利箭穿心般的悲痛。1902年8月，整整苦读了12年诗书的程潜，在乡试中失利，未被录取。在救国救民理想的驱使下，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报考湖南武备学堂。为此，年方20岁的程潜，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奋笔疾书，写下了自己“弃文就武”的志向书：

我的志向如下：

一、中国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备受外国的政治经济侵略。辱莫辱于英法进攻广州之役，叶名琛以昏愚腐朽，拱手为英人掳去，而不复返；耻莫耻于英法攻陷塘沽之役，僧格林沁轻躁妄动，横遭失败，火烧圆明园；痛莫痛于甲申之战，清政府事权纷乱，法国不费吹毫之力，而夺去越南，顿失南疆的藩篱；惨莫惨于甲午中日之战，李鸿章所部海陆军失利，政府屈膝求和，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虽有列强假言

仗义，保存辽东半岛，而主权领土，俱达损失无遗。嗣是英租九龙，虎视两广，囊括长江上下游，并由印缅进窥西藏；法占广州湾，进犯云南，席卷川黔；德国横占胶州，凯觐山东；俄人强侵旅顺，驻兵东北；美国高唱中国门户开放，利益均分。最近庚子动乱，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迫使李鸿章签订卖国条约，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之祸，痛切燃眉，一旦实施，无论远近，同归于尽。岂有血气者所能坐视？

二、中国政府腐败，人心昏愚，由来已久。远植根于首创愚民政策的朱元璋，崇信朱熹尊君抑民学说，取四书朱句，创立八股文程式，定为科举取士，使举国人民的才智消磨和束缚于四书讲义中，谓以此法可使天下英雄尽入其彀中，足以保其帝王万世之业。熟知朱明之亡，亡于黑暗愚昧，远不敌农民起义的李自成。清兵入关，蹈袭其术，变本加厉，内外臣工非八股出身不用。中国学术黑暗历五百数十年之久，不见天日。故谚有之曰：“痛莫痛于女子缠脚，惨莫惨于男子缠心。”而其结果使普天率土之人，沦为奴隶。皮将不存，毛将焉附？洪杨揭竿而起，一夫发难，天下响应，莫敢谁何？曾胡左李，利用地主富农尽 20 余年之力，始得削平。嗣是外患频临，经济枯竭，文恬武嬉，民穷财困。藉曰除旧革新，改试策论。殊不知策论而与八股同一空虚，即使文如韩柳，才过欧苏，在当时亦不发生作用，在今日更不能捍卫国家，而救危亡，自可断言根本之论端，尽在学校振聋发聩。固非旦夕所能行，亦非旦夕所能成。有志者能不早图奋起？

三、我家世代业农，我祖我宗耕田而室，凿井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原不与闻国政。我父含辛茹苦，谋衣得食，促足自给。即使我变为士人，亦不过希望我读书成名，籍光门第而已。我今年年满 20 岁，已既冠矣。我自 9 岁发蒙，11 岁开始学习八股时文，到 14 岁前后四年间，朝夕揣摩，煞费苦心，求得奥秘，而不知其长行黑路，虚浮无用，

空费光阴。15岁至19岁前后5年间，尽力贯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兼修古文诗词，素以通博自豪，目空今古，仅于戊戌获得一衿。以后滔滔岁月，一无成就。殊不知古文诗的虚浮不切实用，亦与八股同。最近研究阳明学律，已修身遇事，以实践为古。经过庚子变乱，使我爱国之心与日俱增，且深感人我关系尤为重大，无有国家，即无有己身，无有人亦无有我。人生于世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这衣食之所来何等艰难。我对国家对人类不尽我其所能，何以为人？若谓所以博通经史，为己乎？为人乎？为国乎？经史死物，不能致用。善作文章，有益于人乎？有益于国乎？有益于己之心身乎？文章也是死物，既不能衣，亦不能食，徒为欺世之具而已。中国今日从外患来说，凶恶的欧美资本主义，挟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优势力量，肆行侵略中国，图尽化为彼之殖民，物以饱其狼虎之欲。迨至狼虎利害冲突，势不相下，尔后划为势力范围，造成瓜分之局。一旦付之实施，必将举国悉受其祸，此为举世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忍受之侵侮。我自问：为有血气者，自然不能忍受。从内忧来说，惨恶的愚民政策，残虐的腐败政治，消磨举国的才智，俟成为毫无所知和毫无所能的蠢豕，酿成无法无天、贪暴成风的世界。此又为凡有血气者之所不能忍视的现象。我自问：为血气者当然不能忍视。外侮如此其极，应当准备有以御之；内忧如此其深，应当设法有以平之。而我自顾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与彼八股之徒同，既无真学问，亦无真本领，未足与言削平弥天患难。曾闻有人自费出洋，研求学问，而我以农民之家无此资斧。亦闻政府间常派遣学生外洋留学，而我为一乡村秀才，决不能分配及我。我反复思维，惟有弃文就武，投考武备学堂，前途或无阻碍。从今以后，决不再习举业，也不应科举，断然结束我十余年研究中国经史及文学的生涯。

1903年2月，湖南武备学堂第一期招生工作开始，程潜在家乡

过了春节，便欣然赴长沙赶考。由于未备州县考备手续，且学堂章程规定不能自由投考，加上学堂已经开始授课。程潜心急如焚，不揣冒昧，直接上书巡抚赵尔巽，再次表明自己的强烈愿望和请求：“鉴于国家外患内忧，纷至沓来，报国心切，愿弃文学武，以尽匹夫之责，决非希图个人功名利禄，为此突报，请求亲试，送堂学习”。赵尔巽持诵程潜“突报”，深为字里行间的豪情壮志所感，当即批示：“生之志可嘉，不必破章求考。醴陵距省非遥，回籍申送，果能合格，自当录取，必符定章。”

考试结束后，程潜以名列第一的成绩被湖南武备学堂录取了。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踏上了实现救国救民抱负的曲折历程。

辅佐中山肇造民国

1928年，程潜在为他母亲逝世而撰写的《程母钟老太君墓碑铭》中写道：“太君随府君在清政府统治下，茹苦含辛，鞠育子女，男婚女嫁，皆底于成，使幼子潜留学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人咸庆之。太君则曰：‘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份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止之，则又曰：‘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累人。’故为人之其明决如此。”在这里，程潜特将自己“为民前驱”的经历和业绩，告慰已在九泉之下的母亲。他深信，如果真有在天之灵，茹苦含辛一生的母亲必将因此而倍感欣慰。

到了50年代，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程潜又反思自己的曲折经历，无限感慨地说道：“我长期追随孙中山、黄兴，孙、黄所为之奋斗的是国家的自由平等，但被新老军阀闹得一团糟，几乎亡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在肃清一切反动派之后，又把长期侵略我国的美帝国主义打败了。我们国家从此真正独立自主，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很显然，程潜无论是在何种时代背景之下，当他表述自己的心迹

时，都贯穿着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基本主线。正因为如此，他对追随孙中山的那段革命历史是深感自慰的。

1904年2月，程潜在湖南武备学堂得知了日俄战争爆发的消息。不久又进一步了解到，日俄战争是为着争夺辽东半岛。俄国疆域与我东北毗连，而新兴的日本垂涎东北，利害冲突，势所必争。这就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再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已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李鸿章复利用俄国协同德、法，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给中国。日本对俄国蓄恨甚深。这也是日俄战争的一个原因。再说庚子北京之乱，俄国派兵进驻中国东北，建有旅顺要塞，威胁已被日本吞并的朝鲜。这也是战争又一原因。

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战争爆发势在必行，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却实行所谓“局部中立”政策，任由日、俄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进行疯狂掠夺。正如程潜所说：“现在日、俄两强，同一藐视中国，公然敢在中国国境开战，中国竟拱手中立，使领土主权丧失殆尽，不以为奇耻大辱，尚认为两虎相斗，必有一毙，中国尚可以藉收渔翁之利。似这样国已不国、寡廉鲜耻的论据，用以掩饰其腐朽无能，徒令人民愤恨已极。”

国难当头，程潜再也无法坐视列强肆行侵略中国。他奋然写道：“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祸连结，政以贿成，国内同胞自相杀戮，而强邻瓜分豆剖。吾怎能眼见兄弟阋墙，国土日丧？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只要能报效祖国于万一，也在所不辞！”

正当程潜自恨报国无门之时，湖南武备学堂选送了程潜、王正彪、李铎、欧阳融等4人进京应考赴日留学陆军。程潜以强健的体能和优异的成绩被总理练兵处录取。1904年10月，程潜进入日本东京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立的振武学校，补习日文和科学常识。不久，程潜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李根源、李烈均等许多从事反清救国革命活动的留日学生，在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上，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走上了反清救国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程潜与黄兴、宋教仁、程子楷、赵恒惕、仇亮、唐继尧、伍崇实等百余人，组织了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翌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经仇亮介绍，程潜加入了同盟会。入会当天，程潜根据孙中山

确定的同盟会宗旨，庄严宣誓：“当天发誓，同心协力，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没过几天，仇亮引导他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坂本金弥宅，谒见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先生。程潜见中山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就提出革命方略的问题请教。中山先生着重强调，革命的仁人志士，既然抱定献身革命的决心，欲求实现革命的目标，务必讲求以下三点：首先要打倒自己头脑里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观念，树立爱国爱民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二是革命军每占领一地，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三是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程潜亲聆教诲后，思想豁然开朗，从此衷心服膺三民主义，心悦诚服地敬佩孙中山先生，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三民主义积极宣传者。

1907年3月，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后，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在陆军学生中选择了一批贤贞可靠同盟会员组织了一个秘密的“丈夫团”，以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为团员奉行的信条。程潜和李根源、李烈均、李书诚、赵恒惕、阎锡山等30余人加入了这个组织。

程潜在振武学校毕业后，进入姬路野炮兵第十联队当兵一年，于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兵科学学习。他潜心研读军事知识，刻苦练就军事本领，同时与李烈均、李根源等联络在士官学校的同志组成同志会，他亲任该会干事，积极开展各种活动。1908年12月学习期满，在毕业考试前夕，适逢四川总督赵尔巽请调程潜等人入川训练新军，他即受同盟会东京本部委派，以同盟会长江上游联络员的身份，肩负联络党员、宣传主义的重任，由日本启程回国。

在日本留学4年，程潜不仅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增长了军事才干，而且认真考察了日本的社会情况。在他看来，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科技等方面，可供我国借鉴之处甚多，择其大要，有以下10点：

一、日本文化导源于中国唐代，它以大和民族的精神尽力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在明治维新以前，保守着封建统治千有余年，毫无进步，迨至明治维新以后，醉心欧化，效法英

德，追求功利主义。

二、日本为四面临海的岛国，民族性尚武，意志坚强，一旦统一，内部团结，促成向外发展，其势甚便。

三、日本人民男勤妇勉，从事生产，生活得到提高。

四、日本工业的发达，不论轻重，与日俱增，不仅自给自足，以抵制外货侵入，而且可以利用商业，吸收外资，发展国民经济，但农业尚少进步。

五、日本政党政治，效法英美，且能结合封建势力，构成君主立宪，假借民意，安然无事，运用自如。

六、日本军事仿效德国，与其民族尚武性相结合，构成军国主义，随其经济发达，走入欧美资本主义，亦为自然之趋势。

七、日本民族性尚武，容易流于急功近利，一旦团结人心，势将灾害并至不可收拾。

八、日本民族归于中日、日俄再次战役取得极大胜利，日本军事家智小谋大，急图远交，进攻称霸东西，必遭毁灭。

九、日本民族封建残余势力尚团结于社会各阶层，重男轻女之风牢不可破，阻滞人类走向文明领域。

十、日本地褊土狭，先天不足，资源缺乏，铁、炭尤为稀少，欲建世界唯一富强大国，成功的希望极为渺茫。

1909年2月，程潜抵达成都，赵尔巽派他充任陆军第33混成协正参谋官。此时的程潜，已经学会了参照外国的经验，结合他在四川耳闻目睹的民情、社情与军情，系统而又深刻地剖析中国的国情，进而得出自己的认识结论。他认为，从政治上讲，由于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未久，载泽监国，奕劻秉政，在政治上欺骗人民，定期立宪而举朝昏迷不恭，一味贪残横暴，积重难返。从经济上讲，工农业生产萧条日甚，而财政的横暴剥削却与日俱增，致使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创深痛巨，却求告无门。从文化科技上讲，虽建立了学校，而风气依然闭塞，科学不发达，自安于残阙愚蠢。更为严

重的是，清政府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社会和各阶层的黑暗腐败不胜枚举。以致行一新政，必有新旧派的交阇；组织内阁，则有满汉纷争；中央集权，难免地方督权对立。用人方法，要么勒令下级奉送金钱，奉送愈多，则可以立升高位；要么刺激下属肆行残恶，大凡对民众残忍至极者，照样可以荣升高官。

为了逐步驱逐社会黑暗，程潜与同盟会的诸多热血青年，拟定了在四川的四大行动纲领：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稳步结合同志，发展组织；切实掌握军事实力，应付事变；联络一切力量，共策进行。

1909年11月，程潜奉命购买枪炮、器材和服装，在武汉拜访了蒋翊武、黎元洪、张彪等人，始知湖南、湖北的反清革命力量正在迅速发展壮大，他的精神为此大振，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911年6月中旬，程潜接家电，得知父亲病故，只好回家奔丧。后来，程潜闻知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湖北新军于10月10日举行了武昌起义，他与程子楷便决意奔赴武汉前线效命，以遂多年之夙愿。11月7日，程潜等到达武昌。当时战局非常紧张，自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启用北洋军阀袁世凯，派兵南下，已于11月2日攻陷汉口。黄兴在危急之时出任战时总司令，率起义军退守汉阳，思图反击，收复汉口。正如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当此急需良将之时，程潜等人赶到了。黄兴喜出望外，告诉程潜等人，汉阳战役关系很大，如一战而胜，则革命形势即可稳定。当即便请程潜协助曾继梧指挥炮兵团，担任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参与汉阳战事。14日，黄兴召集会议，商议进攻汉口。会上，多数人主张速攻，程潜力主利用长江天堑，借助独立的声势，作防御中的攻势准备，一边派得力部队渡襄河插敌侧后，牵制敌人；一边待援等候敌人内部变乱。但未获采纳。16日，黄兴下令次日拂晓反攻，收复汉口。17日拂晓前两小时，程潜指挥龟山阵地炮兵向敌大智门前哨阵地轰击，掩护步兵进攻。激战一个多小时，敌人前哨被迫后撤。程潜见状，急令大小炮向大智门阵地猛轰。大智门敌军凭借地形地物的障碍，顽强抵抗，战斗呈胶着状态。战斗到正午时分，起义军忽有一部分部队自行后退，接着影响到全军，各部队纷乱溃退，进攻汉口终于失败。

进攻汉口失败后不久，程潜即按黄兴之嘱，返湘继续准备力量。临别之际，程潜向黄兴建议：“在中山先生未回国以前，吾兄应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及早摆脱前线作战指挥任务，驰赴上海，设法攻下南京，作为革命根据地。”

程潜回长沙不久，南北双方即停战议和。结果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3年3月15日，程潜出任湖南军事厅长。他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立即加紧筹划武装讨袁，并组建了讨袁军。讨袁失败后，程潜军权被夺，逃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不久，国民党的诸多要员都先后来到日本。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程潜参与协商，但因不赞成宣誓效忠的入党方式而未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程潜与李烈钧、李根源、钮永建、陈炯明等20余人，组织欧事研究会，探讨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程潜任干事。1915年11月，程潜奉孙中山之命，同李根源一同回国促进反袁运动。到上海后，程潜与湖南“民意社”取得了联系，说服杨王鹏、廖湘芸回湘西宝庆边远地区组织队伍，俟云贵两省出兵湘西，一同收复湖南。当他得知前滇督蔡锷已入云南，同滇督唐继尧共组护国军讨袁时，他又急忙转道香港、越南赴云南，准备参加蔡锷组织的反袁起义。1916年1月27日，程潜抵昆明。在云南护国军政府协助下，程潜率部离昆明经贵州入湖南讨袁驱汤，并于3月25日一举攻克靖县。4月26日，在靖县召开的护国军湖南人民讨袁大会上，程潜被48县代表推举为湖南护国军总司令。两天后，程潜宣誓就职，当即宣告湖南独立，誓师讨袁。在大快人心的“讨袁驱汤”过程中，程潜指挥有方，又深得民心，被授予中将军衔。1916年，程潜出任湖南省长。

1917年7月，段祺瑞毁法乱政，解散国会。8月，孙中山倡议护法，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被推选为大元帅。中山先生非常器重程潜的军事才能，密派程潜自广东赴湖南护法。程潜暗令其旧部林修梅、李仲麟、周伟等，各率所部驻在衡宝一带，准备响应护法。段祺瑞则以陆军次长傅良佐督湘，欲进攻广东。傅到职才几天，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湘军第1师第2旅旅长林修梅于9月18日突然宣布衡、永独立，推程潜为湖南护法军总司令。至1919年6月，程潜因屡遭

谭延闿排挤和谣言诬逼，愤然离开湖南。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12月8日程潜领孙中山先生之命，上任广州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协助孙中山组织北伐，统一两广。因陆军总长陈炯明全力关注自己的军队，由程潜代理部务，实际指导军事。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统，程潜将此视为中华民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他欣然命笔，以《五月五日，总理就非常总统职》为题，直抒胸意。他写道：“海宇中横溃，神州忧陆沉。济世协孔怀，峻德明尧心。道以神理超，事为胞与任。询谋同众遮，思虑备睿深。循郊崇大典，登坛发清音。上下共监察，日月咸照临。无私克一己，有作伏群英。至人岂纓物？精意照古今。”

同年10月，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筹备北伐。程潜受命为大本营陆军总长，深感责任重大。他深深地认识到：“燕京乱无象，豺虎昼横行。秽浊扬清霄，水火厄生灵。睿心隆拯溺，帷幄集群英。讲道析微妙，论理启精诚。安攘夙具略，荡涤宜有营。整军选上游，伐暴备长征。采纳及下怀，师出先正名。仁者自无敌，群丑安足平。”

1922年3月，孙中山发觉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勾结，阴谋叛乱，下令大本营自桂林迁往广东韶关，调集各军于梧州待命，赴惠州同陈炯明谈判，劝阻其谋叛。经两天两夜的劝说，陈炯明始允承。6月16日，陈炯明终于叛变，是夜陈部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住处。程潜“警秉忠贞心，一死酬盟主”，掩护中山先生。中山先生脱险，抵珠海海军司令部，登“楚豫船”驶入白鹅潭，组织海陆军队平叛时，程潜率千余人，抗击叛军，在沙基、韶关等地同叛军激战。7月，北伐军奉命从速返粤平叛，因梁鸿楷部降叛，北伐军失利。8月8日，程潜登“永丰舰”谒见中山先生，并于8月9日，陪护中山先生乘英舰“摩轩”号去香港，继转上海。

不久，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沈鸿英派人见孙中山，请求收编。孙中山命令其讨伐陈逆，并任命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1923年2月24日，孙中山向程潜发布“大元帅训令第五号”，在分析了已“使元恶成瓦解之势”的基础上，“尤望各将士念前功之难，继国难之未已，益加奋发，共矢真诚，俾建国之乐，臻与完成，上不负先烈，下

以示来者，其共勉之”。程潜作为大本营军政部长，不辱使命，同李烈钧等人指挥粤滇湘桂各军合力讨伐陈炯明，终于将其逐出广州。时隔不久，沈鸿英又图谋据粤，在江防署会议时忽然劫持胡汉民。这时，程潜正奉命抚慰粤军，见事变，乃令杨希闵等迫沈鸿英出广州迎接孙中山返粤，从而平定了叛乱。

1923年5月8日，陈炯明叛军的总指挥叶举乘沈鸿英公开叛乱之机，分兵三路进攻广州；驻守在潮汕地区的洪兆麟部也为虎作伥，予以响应。当此危难之时，孙中山任命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统率滇、粤、桂联军东征讨伐陈炯明。继平定两广之后，再图北伐。程潜竭尽精诚，协助孙中山，屡建军功，深得中山先生赞赏。是年冬，程潜在广州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自兼校长，培养军事人才。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程潜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会议。9月，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程潜随从出征。11月12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请北上，程潜奉命经略湘鄂，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由著名的共产党员林伯渠任政治部主任，配合北伐军攻打江西，进攻湘南。次年6月，滇军军阀汤希闵与北洋军阀段祺瑞勾结，同桂军军阀刘震寰率部5万余人叛变，企图占据广州。程潜率部回师广州，同其他军队组成革命联军进军讨伐，又一次平定了叛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程潜悲痛不已。书七绝一首，以寄托哀思：

一弯冷月照寒窗，
巨星殒落我哀伤。
主义炳天感遇厚，
回首望前意茫茫。

孙中山去世之后，程潜继续拥护革命的“三大政策”，并决心遵循孙中山的遗嘱，完成他未竟的伟大事业。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建立，程潜等